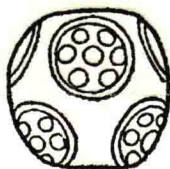


琉璃·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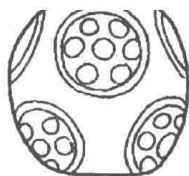
张弛著



作家出版社

琉璃·琉器

张弛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琉璃·琉器 / 张弛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063-8920-4

I. ①琉…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1611号

琉璃·琉器

作 者: 张 弛

责任编辑: 李宏伟 秦 悦

装帧设计: 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 × 185

字 数: 147千

印 张: 7.75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920-4

定 价: 39.8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摄影：高星

张弛

1960年出生于沈阳。

1979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短篇小说集《夜行动物馆》，随笔集《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另类令我累》《发乎情，止于非礼》《错觉悟》。主编作家食谱《西红柿炒自己》《醋也酷》《北京饭局》，电影文集《灰化肥会挥发》。

导演电影《盒饭》。

谷风谷雨

立峰

《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

——《毛诗序》

情人眼里出西施。鄙语也，山谷取以为诗。鄙的还有西施的眼泪化而为琉璃。以西施状天下之美，人所共爱，敦实俗朴，然而女人哭什么，一向是大难题。人所作为很难脱离身见，浣纱的妹子也是吓吓鱼比较简单欢乐。

浣纱是辛苦的差事，吴人买来不龟手药方大败越人，如此越人媵施为泔泔统，倘非体质特异，手脚一定狼狈，太叫人心疼，这又怎能不激发各自打到吴国去的斗志。推己及人，以今喻古，想其当然。“当然”这口头禅，我跟简宁学的。他教育我，经史没有说明白的东西，文学得很有底气地说“那当然！”。我想，现在流行的文学嫌讲道理费劲就征之典谟陈列了却不真吃，大概因为人们愿意相信这才是努力工作过的，值了。范处义孙奕讲，鼃勉就是蛙跳蛤蟆蹦，和犹豫狐疑一样的。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璆琳琉

璃流离陆离。宋儒如此生动地附会，何不例举蝇营狗苟？

喝酒闲游也是很辛苦的差事，阿坚之流水账老弛的琉璃琉器，实是一贯大酒瞎玩的自律。阿坚有宵夜替人消业的理论，那么酒账游记也是替大家的。长途流窜不住酒肉见很多人看各种事物的苦行，难得这般坚忍和气度；亦有丧国亡身去表达真爱的，那是大成就者。与缓急的找死相比，杀人就极其小器，仇恨的浙江潮怕射，宜其为吴越的臣子。

吴国的王以揖禅逊让的传统烹鲜调鼎，却给吃货撩光败坏了，春秋转为战国，不再好好地吃饭。让王既玩不动，便只有说剑。虚应改为实用，庶人之剑更受待见。按照老弛书中纪录的理论，专业的厨师是剔除了个人好恶以体会众口，专诸是专业厨师，更是专业的刺客，便自绝于众人了。我听吴郡说过，无锡大娄巷的专诸塔，几十年前给拆了，好像只埋了剑，未闻有剑谱和烧鱼的方子，那时我还迷信有模有样人皆可达。现在我只好个体崇拜。吴国有鱼肠那么好的剑，又常见那么好的鱼，却还是得靠专诸，荆轲铺张了人头地图匕首，仍不成功，高渐离靠乐器更是飘忽，我还问过吴郡，雷尊殿阿炳能叫开城门琴里就没藏着什么兵器么，估计他会笑说诗言志本身就是投枪历史没有说风凉话的看客都是参与者。吴郡是新时代的人在无锡的报社上夜班，老弛我等夜行动物常常天黑了才动换，再顺手发点消夜图，也是报答社会。

北京夜宵的地方喜欢把鼎簋列到招牌里。吃饭是天下

头等大事戒饭不容易，尤其极硬的汉子。古代的神王也很明白，礼器都是以吃饭的家伙事儿为主。陈列之后，吃与不吃，是人神的界限。多吃一点，以及加饭，以为接近神明，却是猩猩。猩猩好酒，其智慧不能救贪婪。而人情王不能免，毕竟没有那么神，有时靠材料形制爱护苍生宣示国力方便后人断代，从前琉璃走位飘忽制作难得，未免小器，如今的琉璃却仍然做摆设的话，往往没处安排，不合日用即道的理。当然，好物未能坚牢，拂拭总提防碎了，便不能尽心去用。买来看得到宇宙的碗却不用来喝茶，此种敬意殊难领会。老弛也会点着食指说还是太低太浅。高深牛逼的东西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颠扑而不破碎，或者还待其人之来，不然任你坚关固扃它也可以化成个什么飞去了。

瓦解冰消，风流云散，琉璃常有不耐烦恼的时候。我一个游手好闲的堂舅从前比划和朋友去掘老坟芝麻开门里面有个大琉璃脸盆大家小心传看中它却兀自碎了。我靠这么大个儿看来墓主社会地位很高当然并不是玉帝王母。不过堂舅的话也不能尽信，他未必能分清琉璃玻璃水晶玛瑙，而我是一定分不清的。蒙笨大姐卫之曾经送两个如意给新星工艺品厂扫地的老顾和我。正在穿串儿打拍子的李厂长瞥了一眼说这破玩意不是阿富汗玉就是料器——琉璃懂吧。其实从古远的坟墓到新近的厂肆，琉璃的大盘小珠都很稀罕，何况从蝥蛄到螳螂各有各的好处，自郅以下，亦当陈列，予以尊重。

老弛写下吴越春秋和琉璃，也记录了酒食，互相贯穿，

是个很有趣的东西，他开玩笑说叫我来给这本书做注释，我就推他背劝他用心动手时打住，生怕超出我这样读者的视野和想象力太远。后面列出来的这一小部分参考文献大部分我都没看过，此外他还一路收藏了一大堆玩意儿不止是琉璃。去年这拨儿连续作战我没参加，赖在湖上瞅着浮沓日影连个殇字都崩不出来。材料只有在作者那里才能成件物事。如沙砾之成琉璃，如银鱼鸡蛋涨成银鱼涨蛋，不知高到哪里去了。一伙酒肉朋友窃比先贤，年年都去流连吴会，而老弛随意烧作成《琉璃·琉器》。要怪弛老从前编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索引，写什么都不病章句，早把注疏撒到周发商汤里了，郑笺毛解一概多余，兴致来到多写几句示现神变，或依循绳矩或脱落筌蹄，全是为了增加大家的欢喜心。老弛为文做人都有趣，执问有趣在哪儿是什么东西以为可以抽取的，不如当初就吃盐巴。与朋友共享酒肉恰是平淡中有真味的事，然而不能恒得，要靠读他的近作来充抵，如见其人。再到了谷雨正翻到这去年春天的账，不惦着江南也得邀游约酒了。老弛短信里讲《琉璃·琉器》写完杭州朋友来了，还说起他妈我爸白内障手术的事。老人老了，揉不得沙子的眼睛得换人工晶状体，医院里简称晶体，其实又是非晶体做的。琉璃好像是非晶体吧，庸俗的人们会当作天神的眼睛，的确，看上去比人的眼睛要花哨耐操多了；显然，人的眼睛于人，是最可宝贵的。

2016年4月18日

历史在别处

——有关《琉璃·琉器》

狗子

我还没见过除了老弛还有谁在作品名字上这般讲究的。我说讲究，可能不准确，在给自己作品的命名上（也包括给朋友起外号，据说鲁迅也有这毛病），老弛不是煞费苦心搜肠刮肚那种，他靠的是灵光乍现，张嘴就来，脱口而出。比如，《像草一样不能自拔》《跟范哥犯葛》《发乎情，止于非礼》《素食有素质》《另类令我累》《错觉悟》……还有最新的这本《琉璃·琉器》。

我猜，老弛的很多作品都是从名字开始的，至少，一个好名字，会加速他从酝酿构思到具体操作的过渡。

当然，光有一个好名字是远远不够的，名字对老弛来说大约就像一块心病，有时是，当这块心病解除之后，一部作品的创作就算真正开始了，有时是作品已经完成，等待那名字闪着光降临，当然也有时（也许是更多时候）作品写到一半，它自己就给自己命名了。就我所知，《琉璃·琉器》大概是第一种。

老弛学外语出身，但好古物已有多年，年轻时好过一段西洋物件，留声机什么的，这些年主要是中国古董，这个也跟鲁迅类似。还有类似的是，小时候动不动就转学，经常受同学或小混混欺负，大学都没毕业……老弛和鲁迅都是天秤座，天秤座眼里不揉沙子，也容易担刻薄之名。

老弛对西施范蠡越王勾践那段历史的兴趣大概从几年前就开始了，一度在酒桌上他常提起，到去年完成《琉璃·琉器》，算是有了一个了结。这个名字的由来我猜多少与老弛父亲对阿坚的评价有关。多年前，阿坚提议“抄老家之旅”，即一帮人去一哥们老家喝大酒兼寻访家谱祖坟，那年我们一帮人从老弛吉林老家回京，老弛父母来接站（主要是带回了一堆家乡特产），阿坚与老弛他爹在车站广场匆匆一见，他爹对阿坚的评价就是四个字：“流里流气。”老弛说主要是那天阿坚斜叼着烟卷歪带着帽子。后来这一评价常被朋友们引用。

去年春天，为了写这本书，老弛去浙江江苏一带实地采访考察，我们一帮酒友半是他召唤半是自愿，也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最终我们或多或少隐隐约约也变成了这本书里西施范蠡勾践的背景人物。我参加了那次行程的后一多半，大约一周左右，从杭州到绍兴到扬州到南京，天天大酒自不必说，我一般都次日中午起，老弛则每天晚睡早起，走到哪都是记事小本圆珠笔不离手，动不动就埋头狂记一气，劲头十足的样子。

每天都有人喝断片甚至闹酒炸，次日倘有人问，老弛会给大家还原昨夜的情节和细节，这种事在北京一般是别人说给他听才对。我想，或许在外地，至少去年的江浙，老弛像开了天目一般变成了一个浑身通透的历史人，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琉璃琉器，还是昨夜的流里流气，通通在他法眼的关照之内，而一旦回到北京，历史就终结了……

在北京，好几次和老弛喝酒，他都是刚从潘家园或琉璃厂逛完，一般都不空手，包里或拎着的塑料袋里必有用报纸包裹的宝贝。喝之前，他经常会爱不释手地炫耀和展示，众人诺诺而已，一旦喝多了，宝贝就成了身外之物，如我这般对古物古董无知无觉的人，酒桌上还从老弛手里收过两件他刚淘来的物件，一件是汉代杂技陶俑，还有一块宋代砚台，前者他一百块转给了我，后者是八十还是五十我忘了。

琉 璃

黄花黄，蜂子忙。

——
民谚

1. 苕溪

范蠡在村子里先看到东施，向她问路。东施知道范蠡是来找西施的，心里自然不高兴，于是给他瞎指了一通。后来范蠡才知道，苕溪村分东村和西村。东村的叫东施，西村的叫西施。那天给他指路的就是东村的东施。但范蠡的心情没受影响，苕溪，他喜欢这个名字，溪者，缓而轻悄之流水。

东施效颦出自《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由于相貌丑陋就受到嘲笑，庄子似乎不太厚道，对东施也不太公平。

因为西施东施，村子里产生了矛盾。西施所在的西村河水在上游，东村在下游（中国的地理就是如此，永远是东边地势低，所以才有千条江河归大海，才有自古人生长恨水长东），所以苕溪村溪水的使用是分时间段的，从一大早开始，下游先洗菜，上游洗菜时，下游就洗衣服。但闹起矛盾时就不讲究了，上游的村民一大早就在水里涮便溺器。当然，如

果西施出现在溪水旁，一切劳作都要停下来。总的来说，东村、西村本来相处得还算和谐。不管怎么样，因为东施和西施的原因，东村和西村产生了不和。西施不愿意看到这个状况，所以她巴不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她不想见到村民为她闹得不可开交，更不想见到东施无所不在的影子，以及东施对她无时无刻不在的模仿。

范蠡在村子里期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西施的父亲在砍柴时不小心砍倒了一棵属于东村的树，被东村的人扣下要求要么赔偿，要么用两张羊皮赎人。要知道在古代羊皮很贵，秦穆公曾经用五张羊皮换来百里奚。范蠡知道这件事后，便用自己车上的两张羊皮把西施的父亲赎了回来。西施的父亲虽然老实巴交，跟任何人都无冤无仇，离开东村时，仍然被村里的地痞无赖踢了一脚，由于咽不下这口恶气，回家后还闹了一场大病。西施看了，更是闹心。

后来，就在西施跟范蠡离开村子来到村口时，无意中跟东施迎面撞上，这可能是俩人唯一一次打过的照面，从此西施东施天各一方。

2. 《西施》

想起写这个故事，是看了老邹写的一部歌剧《西施》，剧情大致如下：

序曲从辽阔中拉开。在吴国被囚三年的勾践回到越国，

在这幕戏的一段唱词中，出现了桑扈鸟。我特意查了一下，这种鸟像鸽子一般小，颈有花纹，俗称青雀。《诗经·小宛》中有这样的诗句：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左传·昭公十七年》中的官名除了用五鸟、五鸠、五雉外，还有九扈，少皞分别用它们命名“九农正”，也就是九个管农事的官员，希望他们能够扈民无淫，督促人们按时耕种。而桑扈就是九扈之一。当然，这是题外话。随着夫差缓慢踩着勾践的背下马，这场戏就结束了。但人们仍然不禁要问，夫差下马为什么不用小板凳，而是要踩在勾践的后背上。

接着，越人就开始了他们的报复计划，文种和范蠡来到苕萝村找到了西施，说明要把她送给吴国，拯救越国。西施没怎么过脑子就同意了，同村伙伴（也是美女）郑旦要求一起前往。在越国经过一番培训后，转眼就到了出发的日子，西施和郑旦前去向勾践辞别，勾践顿时被俩人的美貌惊呆了，不由得唱了好几遍她们是那样的明艳，她们是那样的明艳。俩人到了吴国，夫差也有类似的反应，称西施为在火焰上滋滋作响的美人（这种奇特的比喻，听起来有些像烧烤），香草一样的美人，丝绸上的美酒，美酒中的宝石。他显然是中了美人计，但措辞之拙劣，让我觉得有些难以苟同。

在得到西施后，夫差开始每天醉生梦死（其中，出现了响屐廊和响屐舞。响屐廊是姑苏台很重要的一处建筑，据说那是西施和宫女们行走时发出声音的地方，想必是当时西施已经不为木屐不合脚所苦）。伍子胥为此大为不满，在一次宴会中要杀掉西施，却无意中杀死了郑旦，伍子胥为此最

终也掉了脑袋。伍子胥一死，越国的机会来了。他们发兵攻打吴国，吴军大败，勾践如愿报仇雪恨。西施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哪知却在王后的授意下，被文种投入滔滔江水。

老邹对一些剧情的处理，引起了诗人简宁的议论，他尤其不能接受西施是被王后害死的这样一个结局。老简是我和老邹共同的朋友。他认为把西施说成是被王后害死的，削弱了悲剧的力量，真正害死西施而且能够害死西施的，恰恰应该是越王勾践本人。如此一来，这部歌剧就变成了赤裸裸对复仇的歌颂。我不是跟简宁一起看的，但我看的那个版本，应该跟老简的出入不大，扮演西施的是女高音歌唱家幺红（她一出来我一时错乱，还以为是杨贵妃呢）。在查找了一些资料后，我认为剧中的文种有些过于阴险，而范蠡这个人物又过于窝囊和柔弱，丝毫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神通广大，西施则被拔高了。再有就是一些技术问题，比如落雁这件事不应该安在西施的身上，因为还有王昭君在后面等着呢。

当然，我不否认这部歌剧从音乐到舞台美术都下了一番工夫。关键问题是，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必要搞一部原创的西洋歌剧，就像它的说明书中强调的那样。毕竟，我们之前已经有了京剧以及很多其他地方剧种了。

后来从《邹静之戏剧集》中看到老邹的一个提示，说《西施》这部歌剧是表现一个女子和自己祖国的故事，其他人诸如范蠡、勾践、夫差和王后只是涉及。这似乎更像是老邹针对各种质疑做出的回答。对此老简仍然有些不依不饶，